



EJ095197905001

墨子地理思想評介

The Critiques on Mo Tzu's Geographic Thought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報告第五期 (1979)

周春堤 *

Chuen-tyi Chow

ABSTRACT

Mo Tzu, a Chinese philosopher during the classical period, may be considered as being sympathetic to both the possibilism and environmentalism schools of thought in a modern geographic sense. Mo Tzu's position is easily recognized i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1) Nature loves people and offers its maximum richness to those who use its resources properly. The people should take all the advantages that nature offers to them. Serious consequences can result if man takes more or less than what the nature can offer to their benefit.

(2) Man's response to nature must include the following reactions: To know the love, accept the love, make use of the love, and change it into a higher value if possible.

(3) The greatness of nature is that nature is orderly and unbreakable. Man is part of the earth order, and he ought to follow the order and to respond its call. If man de-values the value or destroys the order of nature, man's society, inevitably, must suffer the consequence. History is the evidence.

(4) There is a God. God stands between nature and man. His function is to give guidance and judgement for man's ability to match his achievements with the will of nature. God promotes man if man does things correctly. God corrects man if man falls away from the proper course. God punishes man if man hurts nature's feeling. God is the judge, observer, prosecutor, spectator and interpreter of man's behavior.

*作者密西根州立大學哲學博士，賓州州立愛丁堡羅大學地理學系主任，曾任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客座教授。

(5) How can man make nature happy? Man should do his best to benefit himself by taking the gifts from nature, and sharing them with others through love and by co-operation. The results of man's contribution, beneficence and utilization are the criterion used by God for evaluating man.

(一)、前言

司馬遷的歷史哲學是「究天人之際」，地理學也是究天人之際。但歷史是研究天人之際的時間等差，地理學是研究天人之際的地域等差。古今人類活動軌跡，及社會行爲遞變，確是時間與空間組合所生之現象，所以一縱一橫，天人之際的關係於焉網羅。歷史學與地理學兩者都是以人爲研究終極，同爲人文學的基礎。兩者相輔相成，沒有主從之分，也沒有隸屬之別。歷史學在我國一向蓬勃飛揚，名師碩儒映輝其間，成爲治學的正統。但若對人的研究只着重「時」的段落而忽略「地」的異同功效，則其結論還是不夠中肯的。

近代地理學揭 蘇的大旗是研究人與環境相互的關係，進而分析其點，其面之所以生成原因，及其個別的機能因果。歐美地理思想孕育於希臘時代。羅馬承其緒，卻了無創新的能力。漫長的中古世紀，天人關係思維的火苗，靠着寺院中微弱的人文氣息予以維護。回教徒的衝擊，使油盡燈枯之際又添助了星火。近古十字軍的東征，近代民族主義的聲浪，加之歐戰前後繁瑣的文化交流和國際紛爭，使人們對人地關係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以人文爲主流的地理思想於焉澎湃壯濶起來，蔚成思想體系中的主幹。反觀我國學術潮流，自古以來，地理思想有其思而漫無系統。有其想而渺無輪廓。長期沉默，了無聲響，良可慨嘆，爲使我國地理思想能在世界地理思想史上站一席之地，爲使我國地理思想能在世界地理思想史發展過程中站一樞紐地位，積汗闡述，戮力以赴，期能功見一二，翻讀先秦諸子言論，深感中國地理思想實是世界地理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先秦諸子對天人關係的看法大致類似，但仔細分析其方法和結論，卻大異旨趣。墨子的功利主義和兼愛哲學實在是中國地理思想的奇葩。大有希臘諸賢的氣概，而在實用方法上卻更有過之之處。茲將其有關地理之思想臚列闡釋於下，並予以簡評，俾確立其在地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二)、墨子之地理思想

(1) 墨子從其對自然界的觀察所得，把自然的規律現象作爲政治的理想和社會的標準。

認為人性結構，社會結構及政治結構與自然環境的秩序是相呼應的。人的、社會的、政治的作為都應以有功、有利、有益才能合乎自然律則。這是墨子從自然環境觀察後得來的社會觀、政治觀和道德觀：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漌漌，大火不燎燎，大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境墮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親土。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此非祿之主也。…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親土。

- (2)自然界的秩序是和諧的，不變的、永恆的、無私的所以理想的政治領導者應具有此則天，法天的能力和魄力，俾能隨時校正航向以免偏差離軌：

『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有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之所不欲則止。』法儀。

自然界除靜的一方面外，尚有動的一方面。其行為是以愛萬物，利衆生為出發點。為了符合及響應自然的博愛廣利，人也應該做到相愛互利才對。交相愛護，共相利益，愛人愛己，利己利人的至性才是貫天道的至行。相反，人若違反此種天道的話，便是在自然的軌道上失距了。失距會受到禍患，是自取的災殃：

『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人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法儀。

- (3)墨子認為人不是與天相競相爭，而是與天相諧相和。如何相諧相和？則端賴乎人在上如何盡其所能來取得天給予的利益。若人不盡其力，不盡取自天，便是棄天之福，背天之旨了。所以有效的、有功的，有利的努力才是正確的努力，這個地理哲學非常重要，在地理思想史上有很崇高的地位。他拿五穀來作最切實的解釋，以申述他對人地關係的理想。認為糧食是天地所賜，也是人之所必需，所以應儘量生產，儘量攫取地利。人盡人的本份以獲得天賜的惠份，但一取一賜之際，卻不可浪費，浪費也是有違天地之旨的。天給多少，人取多少，多取不對，少取也是不對，要恰如其份以應天。但天之運行有時也會出現天旱和水患的反常現象，此非人所能積極應付，但卻可作消極的預防。預防之法在節儉和儲備。雖聖王如禹如湯也不能免

災患，但卻以撙節對之，遂能獲得保障，所以節儉也是應天的一個方法：

『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孰謂之大侵。…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是，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效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離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
七惠。

『…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辭過。

- (4)從現代運輸經濟學及交通地理學的觀點來看，交通之所以需，在於縮短距離。運輸之所以需，在於增加載量。兩者相合，在於節省時間和勞力以達到多利便民的經濟原則。墨子在他的時代，對舟車之作的機能已提供了簡便，多利、節勞的交通運輸理想：

『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國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是用，故民歸之』。辭過。『車以行陸陵，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節用上。『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利安，不以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節用中。

- (5)天地博愛，人亦應互愛。天地施惠，人亦應互利。人性通天性，是需愛和需利的。如何盡人性到至善之境？墨子再建議用兼相愛，交相利為方法。他認為禹之治水，就是兼相愛交相利的最好例子。把害人的水，變化或利人的水，把地表礙人之物，不是為自己，不是為一個小集團的人，而是為大家。禹之兼愛，禹之交利，是使人人分享，所以是對的，是正的，是符天的，所以天會因他的功而賞他以極譽。近代地理學也就是表揚舒皇這個觀點：

『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寶，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邸，噶池之寶，泗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滄，以樅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今天下之君子，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

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兼愛中。

『…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非攻下。

- (6)近代農業革命是以科學和技術爲武器，來增加單位面積的收穫量，而不是去找尋和開發更廣的農地。增加生產和增廣農地往往並不相符其功了。墨子認爲一個國家的興旺，不在於國土的增闢而在於如何在國內增強其行政效率。如何增加效率？他認爲事事便民，處處用財適當就是了。人人稱便，錢財不浪費，大衆不勞而舒，自然國力大增，何必去苦心增加國土？這種增加政治單位面積功率的政治地理哲學，頗能發人深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節用上。

『去無用之務，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節用上。

- (7)自然界除有運動有行爲外，尚有目標。其目標是義，義就是正。所以中正和諧是宇宙間的大道。天之「欲」是樣樣求正，而且還厭棄不正的。人是天地間之一物，所以人也是以義爲準則。在人間，是正的，必能生長茁壯，綿延不斷，且能平安，能富裕。因爲天地的願望是萬物衍茂，且欣欣向榮也。人做天所要做的事，天也就會替人達到其願望。人對天地應有何種態度才對？墨子認爲應該順之就行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人的意志應以天之意志爲準繩，一切就自然能中矩了：

『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義者政也』。『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

『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天志中。

『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

『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順天之意何者？曰兼愛天下之人』。『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天志下。

- (8) 墨子對天人之際的關係的看法是出自他心目中的天人組織系統所演繹出來。他心目中的天人組織是有層次順序的，而且每層每次都有其各個不同的機能。各做各人的事，但終極的目的則是統一指揮，達到「正」的目標。其組織是：天→上帝→山川→鬼神→天子→王公諸侯→將軍大夫→士君子→庶人百姓。天道是永恒不變的常軌，是正的，是對的，是愛的，是利的。人性是可塑的，對象便是天道。要法天，則天，順天。但人的智慧不同，對天的道理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努力的過程中便會發生偏差的可能。故憑智能的不同，而能有所區分。走向正的大道，天子可以糾正王公諸侯，王公諸侯可以糾正將軍大夫，將軍大夫可以糾正士君子，士君子可以糾正庶人百姓。所以墨子的社會標準，不是看貧富貴賤，而是看智能高下。天子是人中之尊，但較之鬼神，山川，上帝和天，則又差了一等。他的政治觀是智者領導次智者，次智者領導次次智者，但人人的目標卻都是一樣的：如何發揮人的力量，來儘量利用土地，求最大的功效，以達到天愛天惠天賞的快樂。這是他的地理觀，而這地理觀正是現代地理思潮的主流。在他的時代有此構想，是樁非常可欽的事：

『…牽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非攻下。

『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其所哉？』節葬下。

『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天志上。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故者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

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天志下。

『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明鬼下。

『吾所以知天已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天志中。『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耕柱。

- (9) 自然環境對人是有利的，因爲天愛人，所以處處物物都是爲人之所需而作想。天的施惠和人的努力是可以配合起來的，使天地成爲人的樂園。執政者是代天行政，做得好會被賞，做得不好會被罰，好壞都看是否衆人能大利，功罪也就以此而定。人應如何報答天恩？墨子認爲只要消極的不做不仁之事，不做不祥之事就是報恩了。天不是向人求回報的。什麼是不仁不祥的事？那就是違反人性，悖犯天意的事情，這是天所不高興的，不做的話，就是答謝盡份了。由此可見墨子思想的渾厚純誠，天人的關係，更見其和諧性：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檄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謂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之紀綱之，雷隆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以不祥者誰也？曰天也』。天志中。

- (10) 人除各盡其份，各正其道外，尙需獲得利天下利萬民之樂，這樂不是耳、目、口、身器官之樂。做有利大衆的事，才是真樂，不然是非樂：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非樂上。

(1)墨子反對命運論及宿命論，認為這會阻止了人應有的努力，而使天人的關係失卻平衡力。天利能取多少，人力便應盡多少，自有其份，而並不是固定和掣錮於命的，所以宿命論是阻止人努力之大害：

『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

(2)義之成果在乎人各盡其力，各行其能，及各中其矩。功是能的組合，能是力的表現，任何人的任何一份力量，都是同等的重要，只看有沒有盡一己之能，一己之力耳。可見墨子對人的看重，因為人才是諸天的能源也：

『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耕柱。

(3)墨子對地上萬物的價值論是看此物對大眾有利與否而定其標準。利一人、非寶也，利衆人，是寶也。結論是義爲寶、珠璧金銀非寶也。物可利於人者爲巧，不利於人者雖巧亦拙：

『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耕柱。

『萬事莫貴於義…凡言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貴義。

『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魯問。

(三)、墨子地理思想批判

(1)地理學是研究人與環境相互影響的科學。墨子時代雖沒有地理這門學問，但上列十三點墨子對天人關係的看法和做法，實深具地理學的意義，將之納入地理思想史的系統中最爲適切，毫不牽強。

(2)墨子的地理思想從各方面分析研究，與希臘諸賢近似，可稱之爲地理哲學。他的精髓所在，也正是近代地理學界最熱衷的討論課題。

(3)除了強調取地利外，尚建議變地利。希臘羅馬諸賢卻未提及。

(4)現代地理學界形成兩大思想派別。一爲環境決定論，一爲環境可變論。雙方爭執迄今未歇其讜辯。墨子認爲天賜惠於人，人取惠於天，多取不對，少取也不對，恰如

其份，天人諧乃成，這是何等的偉大見解。決定論及可變論卻可用墨子的地理思想籠合之爲一，了無可爭之處，一方面是決定一切，而更重要者，是人的努力來取得其充份的利益，才算有功有效，如此看來，天是被動的，人才是主動的。墨子在這方面的主張，今後將在地理思想史上確立一個崇高的地位。

- (5)人的環境可分爲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兩種。墨子卻只看出自然環境的重要性，而未提及文化環境，此爲欠缺之點。
- (6)當時是農業社會，舟車方始，工商未臻完備，所以談的地利盡屬農業方面，天恩也只限於雨露之於五穀桑麻而已。他對「良寶」的看法，對「巧」的定義，對「樂」的解釋因有其哲學意境，但多少有礙於工商科技的發展。
- (7)他把人的智慧分成等級，人之智商不同，古今中外皆然。一個理想的政治社會結構，上智管下智，下智管無智也無可非議。但若萬一天子智不若王公諸侯，王公諸侯智不若將軍大夫，將軍大夫智不若士君子，士君子智不若庶人百姓時又將怎麼辦呢？是否需要由天來予以調整重新安排呢？以下智來正中智，中智來正上智，不是愈正愈不正了嗎？所以墨子對政治社會的結構不算澈底明瞭，是他想像中的烏托邦而已、理想主義而已。
- (8)儘量生產糧食是對的，但若不注意到市場的需要，購買人的強弱，消費的緩急及糧食的分配，也是不能盡利盡功的。可見他的經濟思想只是囿於原始的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經濟地理的觀念未嘗確立起來。
- (9)從物理化學生物學文學看來，天無所謂愛，也無所謂不愛，無所謂賞，無所謂罰，無所欲，無所不欲，無所增，無所減。天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一切是平衡力和輪轉力的支持，一切端看人的智慧如何去發現之，利用之，改變之，增值之。墨子把天人性化和人格化，又要使人能天性化和天格化，所以他的思想雖有系統，卻不是科學的，其地理思想應稱之爲地理哲學。
- (10)孔子崇周禮而棄夏制，因「夏禮不足徵也」。墨子卻背周道而用夏政，因「周禮煩擾傷生害事也」。儒墨同源而分脈，主要還是對天人關係解釋上的不同而成分歧的現象。所以要瞭解儒家的地理思想，還得追蹤到周禮上去，要瞭解墨子的地理思想，也非再窮理於夏書上不可。